

世界文化丛书

传承与交融： 阿拉伯文化

纳忠 朱凯 史希同著



**SERIE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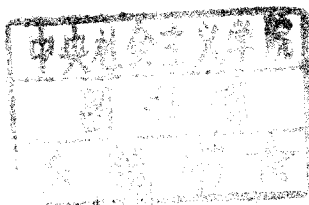
ZHEJIANGRENMINCHUBANSHE

K 370.03
1

92576

传承与交融： 阿拉伯文化

纳忠 朱凯 史希同著



200229252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宪章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校对：张振华

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

纳忠 朱凯 史希同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6 万 印数 3821—782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7-213-00905-2/G·208 定 价：15.80 元

《世界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周谷城 田汝康

编委 庄锡昌 (常务) 金重远 庞卓恒
迟 轲 祝 明 朱威烈 顾晓鸣
顾云深 马小鹤 孙志民 张宪章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今天我们立足于祖国的现代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不难看出：现在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日益趋于紧密，各国家或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日益方便；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几乎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得很好，甚至合乎我们的理想，则研究、考察、寻找正确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为不可少。着眼于文化方面的关系，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丛书，已成了我们当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题目，请学者进行研究，写成一书，是可能的。学者自己先有研究计划，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来寻找适当的题目，更是可能的。我们组稿工作的进行，大体不外这些方式。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属此类；估计这类著作不会很多。与此相反，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研究”即属此类；估计这样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当多。介于这两极端之间，有的著作只在地区、时间上有所限制，如“中国先秦文化”

或“美国现代文化”即是实例。有的甚至只在地区上有限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实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论，如“文化与时间”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等都是实例。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人的独创性。

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则不能忽视。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确的，这就要诉诸比较研究。即使诉诸比较研究，如果只拿现在与过去比，或拿中国与外国比，充其量只能了解文化的大势；必须进一步有具体细致的比较，才能把方向找出来。分别举例，如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相比，可知手工生产为落后，机器生产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落后、追求进步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相比，则知宗教迷信为落后，科学真理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压迫和剥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拿压迫剥削与平等互利相比，则知前者为可恨，后者是可贵的，于是反对压迫剥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们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视，比较研究则大有助于方向的阐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学者、专家未必完全没有涉及过比较，把研究的对象完全孤立起来：不顾上下古今，不顾前后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谈比较，不过希望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再扩大，使比较的对象力求具体更具体。果能如是，则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决不会落空。余不多谈，即以此为序。

1986年10月6日写于北京

导 言

“阿拉伯文化”，亦称“伊斯兰文化”，或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名称虽不同，研究范围基本是一致的，这就是阿拔斯五百年时代的文化。

本书所要阐述的，主要是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文化，阐述其历史条件、形成的原因、文化繁荣的重要方面及对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国内外有关阿拉伯文化的著述，往往忽略了阿拉伯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本书对此将加以适当的重视。

阿拔斯王朝时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五百年的黄金时代”^①，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古代文化。这个时代被称为“巴格达学派”取代“亚历山大学派”的时代。所谓“亚历山大学派”，指的是“后期希腊文化”^②。

不少人认为阿拔斯王朝的文化是希腊文化所孕育的，这种说法很普遍，但却是片面的，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任何文化都是首先建立在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的，外来文化只能加速其发展进程，不能“创造”其民族文化。同时，文化的

① 艾哈麦德·肖克特·沙退比：《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集》，第18页。

② 赛迪俄（Sedillot）：《阿拉伯史》第五章“阿拉伯文化”。

发展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阿拉伯文化也不例外：

1. 关于伊斯兰教诞生以前的阿拉伯文化，历史资料虽然不多，但也门地区遗留下来的古迹，如马里卜大堤坝，雾木丹皇宫，近代在萨那发现的古钱币，以及在也门本地区和北方各地区发现的铭文，都可以证明，阿拉伯古代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不能否认的。

伊斯兰教以前的麦加，也有较高的文化，商业兴盛，生活繁荣。麦加古莱氏商人，每年冬夏到南北各国贸易，同邻近各国接触，逐渐吸收东方古国的文化，这并非始于阿拔斯时代。

2. 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人的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寻求学问乃伊斯兰教的最根本的教义之一。《古兰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血块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以安拉的尊名诵读吧，你诵读吧，你最仁慈之主以血块造化人类。又教导（人们）以书写，教导（人们）以他们所不知道的。”在《古兰经》里，许多章、节的末句，都有这样的词句：“你们难道不理解吗？”“你们难道不参想吗？”伊斯兰教鼓励人们研究宇宙，探索大自然中千奇百怪的现象：“难道你没有看见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然后借雨水而生产各种果实。山上有白的、红的、各色的条纹，和漆黑的岩石。”^①

先知穆罕默德鼓励人们求学时说：“哲理是穆民^②失去了的骆驼，必须寻找，哪怕到中国去。”这一段圣训是两段圣训糅合在一起的，一段是：“哲理是穆民失去的骆驼，不管在哪里寻到，都应该属于自己。”另一段是：“你们求学吧！哪怕是在中

① 《古兰经》第35章《创造者章》，第35—37节。

② 意即信士。

国，因为求学对每一个穆斯林都是天命。”^①

伊斯兰教无处不鼓励人们求学。鼓励求学的圣训很多：“求学比礼拜更善”，“为求学而死者”等于殉教者（舍牺德），“学者的墨汁等于殉教者的鲜血”，“求学者和教学者的地位相等”，“守财者死，有学者生”……。这样的圣训很多。穆罕默德鼓励求学与教学不遗余力。先知迁到麦地那建立伊斯兰政权后，立即派人到叙利亚学习外语和各种学问。为了保卫麦地那，和犹太人发生了战争。犹太人战败，先知让犹太俘虏教授阿拉伯穆斯林读书写字，以此作为赎身的代价。

3. 根据伊斯兰教的这一原则，穆斯林无往而不学习。阿拉伯人对外扩张胜利，在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马格里布、西班牙、波斯、中亚等地定居下来后，遵照伊斯兰教的教导，按照民族发展的规律，极为重视各民族的学术文化、特别是伊朗文化。叙利亚人曾把部分希腊古籍译为阿拉米文（古叙利亚文），并在爱得沙、奈绥比、哈兰、军迪沙浦尔等地建立了学校，传授希腊学术文化，从而推动穆斯林产生了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渴望把各民族的学术思想遗产翻译成阿拉伯文。当然阿拉伯文化中的外来成分并没有改变其本身的自然进程。阿拉伯文化的发展是按照阿拉伯人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路子而前进的。诚然，阿拉伯文化进入阿拔斯王朝的繁荣昌盛时代，是深受外来影响的，如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是，阿拉伯人接受外来影响时，其思维条件早在倭马亚时代就准备好了。

在接受外来文化之前，他们对阿拉伯语已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深入探索了词汇学、词法学、修辞学、音韵学、文学、诗歌、散文、谚语。早在倭马亚王朝初期，阿拉伯人就

^① 见沙齐卜·艾尔色兰：《伊斯兰世界》卷三。

走向边远的广漠、绿洲，深入贝杜因地区，在众多的部落中广泛搜集本来是千差万别的贝杜因语言，加以整理研究，鉴别筛选，弃异存同，将众多阿拉伯部落所能接受和使用的纯正的古兰经语言保留下来。接着，编制了词法、读法、语法，使之成为全体阿拉伯人所使用的标准语。这是在阿拔斯王朝前历时100余年的艰巨工作。

如果没有这一语言基础，就不会出现9世纪后的文化高潮，也不会出现历时百年的翻译运动。再说，阿拉伯文化，无论是语言、散文、诗歌、艺术、音乐，也无论是宗教学、哲学、医学、数学、化学、天文学、植物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早在倭马亚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研究探讨——尽管由于当时阿拉伯人社会生活的局限性，还不具备进行深入研究的条件。

倭马亚王朝长期从事对外扩张，并忙于对付内部各部落和教派的动乱，并且受当时社会生活，物质条件，文化基础以及国际环境的局限，阿拉伯人在学术文化方面，受到异族的影响不大。加之，倭马亚人多歧视信奉伊斯兰教的异族新穆斯林，如波斯人、叙利亚人、埃及人等，他们不是受歧视，就是被指派去参加军队，不可能在文化上对阿拉伯人产生重大的影响。翻译外国古籍的工作，当时也不过是极少数个人的单干，国家还顾不及，甚至还想不到。但是尽管如此，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上层人物，献身于学术、文化的研究者，比比皆是。且不谈语言、文学、宗教学的研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也颇不乏人。如哈里发叶齐德一世的儿子哈立德，不愿继任哈里发大位，宁愿从事化学和医学的研究。他以近30年的岁月，不问政治，埋头学习，曾用阿拉伯文写了一部有关星象学的著作，至今还有一部手抄本收藏在伊斯坦布尔博物馆。他虽受教

于希腊人，但深受阿拉伯人的影响。他习惯生活于空旷无边大沙漠中，养成喜观天象的习性。

阿拉伯文化既吸收外来文化遗产，又依循本民族的传统。阿拉伯人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运用自己的思维，走自己的道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阿拉伯—伊斯兰式的建筑艺术，或简称“阿拉伯式建筑”。

倭马亚王朝以武力建国，开辟了幅员广大的领土，也保护了古代文物，从而体现了阿拉伯人是一个重视文化的伟大民族。他们重视吸收古代的优秀传统，也善于创造新的文化。他们从帝国各方招聘大批艺术家和建筑师，给以优厚的待遇，从事都市的建设。倭马亚人以大马士革为首都，对这座古老的都城，倾注心血，从事重建。大马士革原来是古希腊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的中心，又兼有波斯萨珊文化的特点。从荒凉的帐幕走来的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人，目睹这座辉煌灿烂、绚丽夺目的故都，感到无比的惊奇。穆斯林看到那些巍峨的基督教堂和古代宫殿，很自然地受到感染，也很自然地想到，必须建筑一些同样引人注目的清真寺、皇宫和军营，才能表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形象和气魄。

阿拉伯人在建筑中，创造出雄浑宏大的圆顶以象征浩瀚的沙漠和沙漠中圆形的帐篷。又创造出清真寺中高耸云霄的尖塔——宣礼楼，以表现沙漠中枣林的挺拔形象。阿拉伯建筑虽受到罗马、波斯的影响，却具有阿拉伯—伊斯兰式特色。换言之，在建筑艺术方面是沿着阿拉伯人的感情和思维方式发展起来的。其他的学术、文化艺术亦无不如此。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虽然发轫于倭马亚时代，但重大的成就却出现在阿拔斯王朝时代。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制度，以至“百年翻译运动”，灿烂的学术成就和丰富多采的艺术

文化生活……，都是发生在阿拔斯王朝。

除翻译事业外，阿拔斯人在倭马亚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古兰经》、圣训、教法等宗教学科，以及语法学、修辞学、诗歌、散文、历史、地理等传统学科，进行了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同时对哲学、自然科学等外来学科进行深入学习和钻研。在麦蒙创建的“智慧宫”的影响下，各地纷纷建立各种学校，各个城市和乡村的清真寺，大都成为讲学的场所，图书馆、天文台、大小医院也都如雨后春笋，到处兴起。

医院中已经普遍进行外科手术的治疗。

同时，在诸哈里发倡导和鼓励下，学术宽容的政策得到认真实行；学术风气，迅速高涨。

异族人和异教徒，犹太教、基督教以及祆教的学者，荟萃巴格达，受到重用。这些人过去大都出身于爱德沙（鲁哈）、哈兰、军迪沙浦尔、亚历山大等地的希腊学校。叙利亚人和波斯人先做阿拉伯人的学生，学会了阿拉伯语后，再做阿拉伯人的老师，传授各门学科的知识。由于时势的需要，这些外族学者大都献身于阿拉伯学术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其中不少是著名的翻译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教育学家和著作家。阿拔斯王朝的百年翻译运动，是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如著名的“翻译之父”侯奈因，以及撒比特·古赖等异族学者，对于阿拔斯王朝前期的阿拉伯文化事业，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世界出现三大主要文化中心，即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三个中心的文化繁荣时期先后不同，而且所隶属的三个阿拉伯王朝，也是各自独立的。但是从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都紧密相连，互相影响，或者说，后两个中心，都是发生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都深受巴格达文化中心的影响，都是巴格达文化中心派生出来的。

今将三大文化中心简介如下：

巴格达中心。巴格达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特别在王朝前期，有如一个巨大的蜂房，千万只蜜蜂在蜂房中各司其事，辛勤劳动，政治、经济各方面皆如此，学术文化领域也无不如此。而且后者还是各个领域中最活跃、最兴旺的方面。当时，巴格达是西方世界的国际文化中心。麦蒙时代的“智慧宫”成为西方世界的学术海洋，帝国各方的学术界人士云集于此。巴格达的学术活动不限于学术理论方面，而是包括一切诸如化学、医学、数学等应用科学。据统计，公元10世纪第18任哈里发穆格台底尔时代，巴格达城共有取得证书的医生860人，其他具有丰富临床经验、长期在医院和皇宫从事医务的医生200多人。而在这以前约50年，在哈里发穆台瓦基勒时代，只不过在皇宫中有50个基督教医生。50年内，巴格达的医生数字，增加了近20倍。

本书4—15章介绍的都是巴格达文化各个领域的情况，这里不再详述。

开罗中心。在公元10—12世纪埃及法蒂玛王朝时代，开罗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繁荣并不亚于同时代的巴格达。“巴格达”一词是9—10世纪时代象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繁荣的同义词，巴格达的“智慧宫”则是这种繁荣的中心。而10—13世纪的开罗艾资哈尔大学，则是当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卡尔白”（圣地），是当时东西方穆斯林荟萃的中心。艾资哈尔大学的学科设置和教学规模，几乎可以与后期希腊的亚历山大城匹敌。开罗在网罗东西方学者，进行学术思想的交流方面，取代了过去的亚历山大城。

东西方成千上百的教师、学者和学生，汇集在艾资哈尔大学，教学与研究的风气弥漫于开罗城中。在10世纪时，艾资

哈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珍善本书籍上百万册，该馆的图书目录达 14 巨册，这样的学术宝库，是过去古代西方世界所少有的。直到今天，艾资哈尔大学的图书馆仍巍然存在。过去的藏书，大部分仍然保存着。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依然是阿拉伯世界的最高学府。东西方各国的伊斯兰学者，大多出自艾资哈尔大学的门墙。

科尔多瓦中心。科尔多瓦是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首都，兴盛于公元 10—13 世纪时期，科尔多瓦大学和大学图书馆著称于世。特别是哲学、自然科学、法学、医学、文学艺术之繁荣，饮誉西方。科尔多瓦以“世界的宝石”的美名见称于世。科尔多瓦的学术研究较东方更加开放，更加自由。与古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科尔多瓦网罗东西方学者，进行各种研究，其规模比东方更加宏大，其成果更加丰硕。科尔多瓦继承东方学术体系，而胜过东方。科尔多瓦文化终于成为西方世界的学术的无穷无尽的宝藏，从中产生出来的科学家、哲学家、医学家、诗人、文学家，人数之多，成果之富，令人惊异。特别在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及其子哈康二世时代，国家升平，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百业兴盛，哈里发得以全力提倡学术、文化，并大力学习东方。加以科尔多瓦位于西伊伯利安半岛东南隅，地势险要，成为东西交通要道，很容易吸引西欧学人负笈来学。成百上千的基督教传教士和犹太人，从西欧纷纷奔向科尔多瓦，首先学习阿拉伯语，继而学习和研究阿拉伯—伊斯兰的百科学问。西欧各国君王，甚至当时的基督教教会，亦不惜巨资，帮助西方学人到科尔多瓦学习。于是这块“世界的宝石”——科尔多瓦，不久成为光芒四射、誉满西欧的学都，并成为与巴格达和开罗鼎足而立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三大中心之一。后来西欧产生的文艺复兴，无可否认地受到

了阿拉伯文化的巨大影响。而西班牙的托利多则在另一种翻译运动中，把巴格达留下的阿拉伯文译本译为拉丁文，从而在西方发生了极为深刻、极为重大的影响。本书第 15 章将有较详细的介绍。

在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已有的阿拉伯语汇显然不够用，必须增补新的语汇，于是穆斯林创造了大量的新的阿拉伯语汇和新的学术文字的表达方式。在公元 9 世纪以前，阿拉伯语仅仅是文学的语言、诗歌的语言，从 9 世纪开始，阿拉伯语逐渐发展演变成为学术的语言，从而在巴格达城以及其他伊斯兰城市，产生了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化。

随着阿拉伯语的发展，随着穆斯林中出现了学术研究的风气，伊斯兰国家涌现出大批著作家。学术著作日益丰富多采，学术研究的领域日益广泛。从事研究著述的穆斯林，遍及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马格里布、安得鲁西亚、波斯、呼罗珊、中亚、印度等地；穆斯林的著作，汇集了当时人类才华的结晶——伊斯兰学问。

中世纪穆斯林的著作，包括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下几万种。穆斯林学者，仅一个人的著述达数百种者，比比皆是，如塔巴里、伊本·哈斯木、拉齐、伊本·西那、速郁退等。

穆斯林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很大，他们的历史著作，特别是他们目睹的记载，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穆斯林的历史著作，是研究中世纪历史不可缺少的基本史料。如塔巴里的《历代先知与帝王史》，马斯欧迪的《黄金草原》，伊本·艾西尔的《全史》，艾布·费达的《人类简史》，伊本·赫尔东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柏柏尔人的历史》……等。

穆斯林早在读到托勒密的地理名著《伟大论》之前，即开始了对地理学的研究。其原因很多。首先是穆斯林朝圣的需

要。“朝圣”是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天命。每个穆斯林，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到麦加朝圣。有的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才能到麦加，这就促使他们熟悉地理，计算途程，产生了研究地理学的兴趣。

其次是商业活动的因素。阿拉伯与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或穿越大陆，或远涉重洋，足迹遍及亚非两洲。他们到达桑吉巴尔以及东非沿岸。不少人把旅途见闻，写为游记，为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第三是穆斯林学者旅行的因素。穆斯林跋涉千里，求师访友，寻求学问，首先必须了解各地地理环境。穆斯林首先编著的地理著作，就是阿拉伯地理志，以及游牧部落分布情况。最早从事地理志的著述者为文学家和诗人。

伊斯兰文化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把印度的数学、数字传入西方，这种数字，西方人称为“阿拉伯数字”，首先使用这种数字者为穆斯林杰出的数学家花拉子密（780—850年）。花拉子密博采古代埃及、印度的学说，还发明了代数学，写成了著名的《还原与对消的科学》一书，公元12世纪，这本书被译为拉丁文，在欧洲各大学长期受到重视。

穆斯林对医学有极大的贡献。拉齐为伊斯兰的医学泰斗，他的著作极为丰富。所著《曼苏尔医书》是一部不朽的医学名著，共10册，书中包括医学上极为重要的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他的《天花与麻疹》一文，是一篇最著名的医学论文，也是在这门医学领域中最早的著作。拉齐的著作大部分被译为拉丁文和欧洲其他文字。

伊本·西那（980—1037年）是继拉齐后的另一位伊斯兰医学泰斗，同时，又是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诗人。他的绝大部分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公元12世纪以后，大部分

被译为拉丁文，在欧洲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长期起着重大的影响。

穆斯林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视实验，他们把数学看做研究自然科学的工具，他们运用实验的方法和使用科学仪器，来进行研究和观察，解决科学上的各项问题。在化学的研究方面，也卓有成效，最先发明了蒸馏、升华、熔化、结晶等方法。

穆斯林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大贡献，是造纸术的传布。公元8世纪中叶，穆斯林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造纸术后，首先在撒马尔罕建立了一座造纸厂，接着把造纸术传布到伊斯兰国家的各大城市，后来传到西方。公元12世纪后，由于造纸术的西传，西方文化有了发展，后来出现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西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都是和穆斯林的功绩分不开的。当然，这也是中国人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

阿拉伯文化中影响最深、成就最大者，莫过于阿拉伯语的传布与普及。法国著作家勒南（1823—1892年）说过：“人类史中，最令人惊诧而难解者，莫如阿拉伯语的传布。阿拉伯语在当初不过是一种鲜为人知的语言，后来竟变为最丰富、最完美而容易学习的一种语言。阿拉伯语的完美，使之历代并未经过多少改革……”“在各种语言中，我没有见过比阿拉伯语的传布更迅速者。阿拉伯语已普及于世界各方，是一种伟大的语言，又是一种宗教和政治的语言。古今语言能与之一争光荣者，唯希腊语与拉丁语而已……。”^①勒南的话，写于19世纪，其论点是有限性的。但如果用拉丁语的传布来和阿拉伯语的传布加以比较，那是很不相同的。事实上，每一个拉丁民族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单独语言。如法语、西班牙语与意大利

① 见叙利亚库迪·阿里：《伊斯兰与阿拉伯文化》，卷一，第192页。